



正說 清朝十二后妃

解密历史真相

走出「戏说」误区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等 编著

金城出版社

正說 清朝十二后妃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等 编著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说清朝十二后妃/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等编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5

ISBN 7 - 80084 - 714 - 4

I . 正… II . 博… III . 后妃—列传—中国—清代
IV .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870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

电话:(发行部)84254364 (总编室)64228516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规格 787 × 1092mm 1/16 12.5 印张 168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84 - 714 - 4/K · 53

定价:25.00 元

前　　言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本书讲述的是清朝十二后妃和她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说到清朝，就不能不提到建立清朝的满族。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中，满族是一个经历特殊、很有特点的民族。以往人们对满族的历史及其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重视不够，而一些满族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也知之甚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相继在辽宁省、吉林省、河北省成立了满族自治县，满族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外学术界对满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在电影、电视、戏曲、文学领域，以及旅游业等文化产业也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着悠久的历史。满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人，汉、晋时期的挹娄人，隋、唐时期的勿吉人和靺鞨人，以及宋、元、明朝的女真人。作为一个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满族及其先人曾经三次建立政权，第一次是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第二次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第三次就是清朝。

最近几年，对清代历史发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究

其原因，我想是因为当今许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取材于清代历史，既吸引了观众，同时，有些作品也误导了观众，因为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毫无根据的传闻之辞，哪些人物哪些情节是虚构的，哪些是史学界还在争论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观众都得有鉴别真伪的能力，也不能要求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具有普及历史知识的功能。

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需要全体人民都了解历史，而且应该正确了解，不是从“戏说”中了解。因此，如何在当前“戏说”成风的情况下，做好历史知识，特别是清朝的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恐怕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本书所介绍的清朝十二后妃，正是本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初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宫闱的野史实在是太多了，清朝当然也不例外。清初的“太后下嫁”、顺治朝的董鄂妃是否就是“董小宛”、乾隆时期到底有没有“香妃”，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看了本书，您就会了解这些皇族贵妇们真实的一面，了解她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皇帝自然也不例外。试想，如果没有孝庄文皇后的辅佐，就不会奠定清朝两百多年的基业。

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客观地了解清朝的后妃史，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在此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从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此，我们向所有对本书的编写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人士致以深深的感谢。当然，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纰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前言

第一一一页

| | | | |
|-----------|------|------------|---------|
| 第一章 太祖大妃 | 「天命」 |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 第一一页 |
| 第二章 孝慈高皇后 | 「天命」 |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 第十五页 |
| 第三章 孝庄皇后 | 「崇德」 |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 第二十九页 |
| 第四章 孝康章皇后 | 「顺治」 | 博尔济吉特·卓里克图 | 第四十七页 |
| 第五章 孝诚仁皇后 | 「康熙」 | 爱新觉罗·永祚 | 第五十九页 |
| 第六章 孝圣宪皇后 | 「雍正」 | 爱新觉罗·永祚 | 第七十五页 |
| 第七章 孝贤纯皇后 | 「乾隆」 | 爱新觉罗·永祚 | 第九十二页 |
| 第八章 慈禧太后 | 「咸丰」 | 叶赫那拉·煜麟 | 第一百零八页 |
| 第九章 隆裕皇后 | 「光绪」 | 叶赫那拉·煜麟 | 第一百二十九页 |
| 第十章 珍妃 | 「光绪」 | 叶赫那拉·煜麟 | 第一百四十七页 |
| 第十一章 董鄂妃 | 「顺治」 | 瓜尔佳·额尔罗丽 | 第一百六十五页 |
| 第十二章 香妃 | 「乾隆」 | 瓜尔佳·额尔罗丽 | 第一百七十六页 |



第一章 太祖大妃

——乌拉那拉氏阿巴亥

乌拉那拉·阿巴亥，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万历二十九年（1601），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侧福晋，时年十二岁。然而她的命运却是坎坷的，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太祖努尔哈赤驾崩，她成了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被迫“殉生”。作为奴隶制野蛮的遗俗，在清初女真（满族）社会屡见不鲜。为努尔哈赤“殉生”而亡的后妃有三位，即大妃阿巴亥、庶妃阿济根和代音察。而阿巴亥以大妃身份殉生，在清代不仅是空前绝后，且其生前死后所经历的波折，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机灵善变，后来者居上

乌拉那拉·阿巴亥（1590~1626），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她八岁丧父。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二岁的阿巴亥在叔父布占泰的亲自护送下，嫁给了比她年长三十岁的努尔哈赤为侧福晋。阿巴亥与努尔哈赤的姻缘是极富戏剧性的：明朝末年，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先后崛起，互争雄长。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地广人众、兵强马壮，势力尤为强大，与努尔哈赤势不两立。万历二十年（1593），有乌拉部参与其中的九部联军，以三

万之众攻打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企图把刚刚兴起的建州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然而，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乌拉部首领布占泰被活捉，表示臣服建州。努尔哈赤念其归顺之意，收为额驸，先后把三个女儿嫁给他，双方盟誓和好，软禁三年后，努尔哈赤将其释放。布占泰在兵败回归、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为了取悦建州，感谢努尔哈赤的再生之恩，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将年仅十二岁的侄女阿巴亥亲自送到赫图阿拉。而当时，位居大妃的孟古姐姐（叶赫那拉氏，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尚且健在。且努尔哈赤还有不下七位侧妃和庶妃。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当时并未生育的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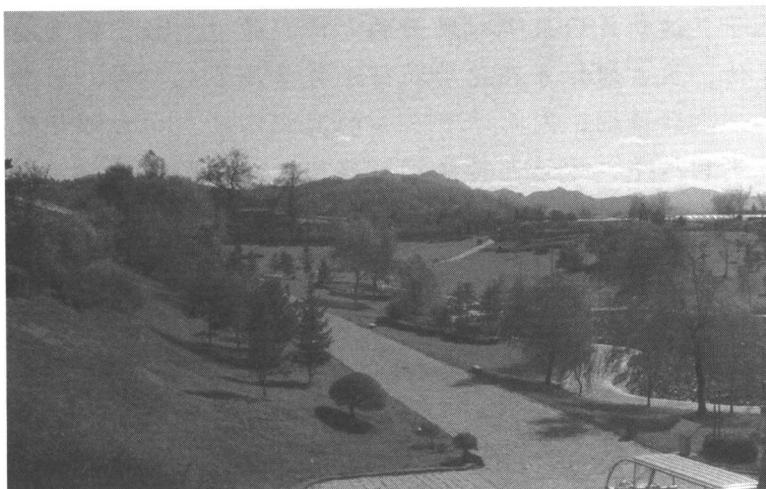


赫图阿拉城遗址

巴亥就在诸多后妃中脱颖而出，在孟古姐姐逝世后，一跃而成为努尔哈赤的第四位大妃。至于阿巴亥是如何荣

登大妃之位一事，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但从零星的记录中却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史书记载，阿巴亥“嫉妒、有机变”，然而她到底嫉妒谁，史料没有明示。如今从她入宫两年就登上大妃之位来看，其嫉妒的对象十有八九是孟古姐姐了。如果此事属实，那阿巴亥必是争风吃醋、且在御前争宠了。

阿巴亥和孟古姐姐出身门第相当，孟古姐姐是海西女真叶赫贝勒杨吉砮的女儿、阿巴亥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的格格。有意思的是，史书上用了一个与描述孝慈高皇后孟古姐姐相同的词“丰姿”来评价阿巴亥，可见她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人往往是喜新厌旧的，皇帝自然也不例外，况且阿巴亥比孟古姐姐年轻十五岁，年龄的优势，使得努尔哈赤宠爱的天平自然倾向于她。孟古姐姐的性格与阿巴亥截然不同，史书记载，孟古姐姐文静而有涵养，“闻恶言而色不变”，她听到了谁的恶言



赫图阿拉城遗址，现已辟为旅游区

呢？面对丈夫眼中只有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事实，以孟古姐姐的性格，就是内心再痛苦，也不会在人前显露的，只能是在人后把泪水往肚子里咽，也许这正是她早逝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年努尔哈赤在建州起兵时，叶赫贝勒杨吉砮对努尔哈赤颇有好感，说：“我有幼女，需其长，当以奉侍。”努尔哈赤问道：“汝欲结盟好，长者可妻，何幼耶？”杨吉砮说：“我非惜长，但幼女仪容端重，举止不凡，勘为君配耳。”努尔哈赤听后满意地点头称是。这个“幼女”就是孟古姐姐。后来当其父被辽东总兵李成染所杀，其兄便携其投靠了努尔哈赤，年仅十四岁的她成了平衡家族势力的砝码。再后来，因努尔哈赤欲统一女真各部，孟古姐姐的家族叶赫部大为反感，亲家之间越发不和。此时，孟古姐姐病重，思念其母。努尔哈赤派人前去恭请，却遭到拒绝。不久，孟古带着深深的遗憾死去了。这个逝世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女人深深地体会到了身不由己的滋味，好在她生了一个优秀的儿子，这就是后来叱咤风云的大清皇帝皇太极。因为有了他，孟古姐姐才在死后获得了许多高贵的称号。时势向来翻云覆雨，因而才有人心的变化回还。孟古姐姐死后不到八年，叶赫部转变了对建州政权的敌视态度，将又一个女儿送上了努尔哈赤的婚床。这一转变，恐怕还是出于政治的因由。

而阿巴亥的性格与命运却恰恰相反，容妃的“有机变”可以理解为聪明活泼、乖巧伶俐，显然努尔哈赤更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这位来自乌拉部的稚嫩公主，既要博得汗夫的欢心，又要周旋于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之间，难度是够大的了。然而，阿巴亥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少女，不仅仪态万方、楚楚动人，而且天性颖悟、礼数周到，言谈笑语之间，无不令人心悦诚服。时年四十余

岁的努尔哈赤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妃子，爱若掌上明珠。两年后，努尔哈赤便将幼小而聪明的阿巴亥立为四大妃之一，占众妃之首。予以母贵，她所生的三个儿子，努尔哈赤亦爱如心肝。他们年龄虽小，但每人都掌控一个整旗。当时作为后金政权根本的八旗军队只有八个旗，他们就占去三个，可见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所在。

阿巴亥被立为大妃后，感触最深的自然是皇太极了。想当初，母亲孟古姐姐贵为大妃，予以母贵，皇太极从小就享有尊崇的待遇。可孟古姐姐一死，皇太极的地位自然下降，况且当时他只有十二岁，所以初尝人情冷暖的皇太极对阿巴亥是不可能有任何好感的，这也是日后他率诸贝勒逼阿巴亥殉葬的原因。但阿巴亥今后所要面临的坎坷，伏笔还远远不止这些。

天命五年（1620），后金的都城暂时迁到了界藩城（今抚顺一带），此时当上大金国天命汗大福晋的阿巴亥，已经为努尔哈赤相继生下了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努尔哈赤年过花甲，乌拉那拉氏则三十出头，正当老夫少妻相安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祸毫无征兆地降临在大妃阿巴亥的头上。

二、祸从口出，遭人陷害

1620年三月里的一天，阿巴亥的两个贴身使女因故互相谩骂，其中一个称另外一个将从大福晋讨得的两大匹翠蓝布送给相好达海，定和达海有奸情等等。说者只图一时口舌之快，不想隔墙有耳，努尔哈赤的庶妃代音察确认了她所听到的一切，结果通奸的婢女被处死，而那个后来创制新满文的学者达海，被锁在木枷上拘押示

众。本来这件事对大妃阿巴亥没有多大影响，无非是擅自将财物送与他人。可代音察接下来告发的事就非同小可了。

庶妃代音察对阿巴亥的权力和地位早就恨之入骨，便对阿巴亥的行动紧密盯梢，一发现蛛丝马迹就添油加醋、飞短流长，搅起满城风雨。阿巴亥处于被严密监视之中。《满文老档》载：天命五年（1620）三月二十五日，代音察向努尔哈赤“要言相告”：“大福晋曾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给四贝勒皇太极，四贝勒接受而未吃。大福晋在一天当中，曾二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去。而且还看到大福晋自己在深夜时离开院子，也已经二三次之多”。听了这些话，努尔哈赤派人前去调查。调查人回报确有其事。他们还说：“我们看到每逢贝勒大臣在汗处赐宴或会议之时，大福晋都用金银珠宝来修饰打扮，望着大贝勒眉来眼去。这事除汗以外众贝勒都发现了，感到实在不成体统，想如实对汗说，又害怕大贝勒、大福晋，所以就谁也没说。这些情况现在只好向汗如实报告。”

努尔哈赤听了汇报，本来知道儿子代善和妻子阿巴亥之间并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感情上还是受不了，想要处置这件事，可当事人又构不成什么罪，再说家丑外扬也有失体统。颇富政治经验的努尔哈赤，深知此事如此沸沸扬扬，背后肯定藏着什么政治目的，因而打算作罢。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福晋阿济根又举报阿巴亥私藏财物，并把许多财物送给了附近村子上的人。于是努尔哈赤便以此为由，给她定了罪。努尔哈赤的判词是这样说的：这个大福晋虚伪狡诈、盗窃成性，坏事做全。我用金子、珠宝尽情地打扮她，她却忘恩负义，岂不该杀？但是杀了她，我那爱如心肝的三子一女谁为

照顾？孩子们不能没有母亲，我决定不杀她了，让她照看孩子们。可我坚决不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要把她休离。

就这样，与努尔哈赤生活近二十年，一直受宠不衰的阿巴亥愤然离去，独自一人带着十五岁的阿济格、八岁的多尔衮、六岁的多铎开始了沉默而凄凉的生活。而告发有功的庶妃代音察和阿济根，则升到了可以与汗同桌吃饭的地位。其他两位福晋各分得阿巴亥的缎面被褥一套，这就是她们互相剿逐的结果。

然而，阿巴亥毕竟是阿巴亥，史书记载她“嫉妒、有机变”并非空穴来风。努尔哈赤占领辽阳之后，立即作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召回离异了一年的阿巴亥，将其复立为大妃。可见努尔哈赤对可爱的阿巴亥确实情有独钟。另外，阿巴亥之所以能复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持家理政、相夫教子的能力出类拔萃。众福晋的身影肯定多次在努尔哈赤的脑海里一一滤过，秀美、端庄、勤劳、诚实、俭朴、坚毅都是她们为妻的美德，就连她们的刁钻、自私、懒散、乖张也可以容忍；她们都有对权力的渴望，并为此而不停地做着不可告人的手脚，但是，这群几乎什么素质都具备的女人，就是缺少政治上的豁达、缜密、远见以及独裁等必要的品行。后金进入辽沈，雄心不已的努尔哈赤将有更大的动作，而在身边的这些女人都难挑重任。可以说，是时代选择了阿巴亥。她的才情通过了时代的苛刻检验。果然，她在厄运中非但没有委靡，经过风雨的历练而更加成熟。被召回的阿巴亥鲜亮如初。她再次介入到诸王和众妃建构的政治格局当中，重新与他们交谊和对峙，她的崭新的政治生涯开始了。编年体的《满文老档》，对此有广泛翔实的官方记录。自阿巴亥复出后，记录有关众福晋活

动的笔墨也开始出现。努尔哈赤的女人们，逐渐从闺阁走上政殿，从京城走向野外，她们不再是帝王的附庸，她们有组织地从事一些政务，这一切与众妃之首阿巴亥的作用息息相关。

天命元年（1621）八月二十八日，东京城在辽阳太子河北岸山冈奠基。众福晋在努尔哈赤和大妃的率领下，出席庆贺大典。这里是他们未来的皇都，一方吉祥之地。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诸贝勒、众汉官及其妻室。“八旗宰八牛，各设筵宴十席，大宴之。又每旗各以牛十头赏筑城之汉人。八旗八游击之妻，各赏金簪一枚”。这是何等阔气的仪式。众福晋点缀其中，在历史中留下她们为男人的事业助阵的呼声。

天命七年（1622）二月十一日，众福晋冒着早春寒冷，奔赴将士们战斗的前线。十四日，她们到达广宁，统兵大臣一行人等出城叩见。衙门之内，路铺红毡，努尔哈赤坐在高高的龙椅里。巳时，“大福晋率众福晋叩见汗，曰：‘汗蒙天眷，乃得广宁城。’再，众贝勒之妻在殿外三叩首而退。嗣后，以迎福晋之礼设大筵宴之。”感谢史家的寒俭之笔，在这里为我们勾勒了大妃阿巴亥的参政速描，由此我们更为确信，阿巴亥作为后宫领袖的实力。这一支由女人组成的慰问团，大约在血火前线的广宁逗留了三天，于十八日随努尔哈赤返回辽阳。

天命八年（1623）正月初六，努尔哈赤携众福晋出行，“欲于北方蒙古沿边一带择沃地耕田，开放边界”，他们沿辽河晚行夜宿，踏勘，行猎，把女真人的英武写在雪地冰原上，直至正月十四日返回。

天命八年（1623）四月十四日，众福晋又一次随努尔哈赤为垦地开边出行。是日，他们由东京城北启程，经由彰义至布尔噶渡口，溯辽河上游至浑河，当月二十

二日返回。因后金政权迅猛发展，粮食供给成为燃眉之急，努尔哈赤与他的女人们于旷野中的如此出游，不会有多少浪漫的成分。

接着的一次出行，情形大不相同。天命八年（1623）九月中旬，众福晋又一次走出东京城堡，跟随努尔哈赤的仪仗，畅游于山河之间，为期十二天。此间，除了狩猎、捕鱼，访问田庄、台堡；她们还参与接见蒙古贝勒，以及为大贝勒代善之子迎亲，整个行程有声有色。此时的阿巴亥可谓春风得意，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说明她的“机变”只对她的汗夫努尔哈赤有效。

三、被逼“生殉”，命运多舛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努尔哈赤因宁远兵败之后患疽身亡，继而后金宫廷中对汗位继承权的争夺剑拔弩张，大妃阿巴亥足智多谋且胸怀大志，她的三个儿子，即努尔哈赤的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袞和十五子多铎，在八贝勒中占有强势，更占优势的是，在努尔哈赤死前的四天中，唯有她承命侍侧，因此对于孟古姐姐的儿子皇太极、代善等竞争势力来说，她是最致命的对手。若不将她铲除，她可借“遗命”之威，任用封、赏、贬、谏之权，还不闹得天地翻覆？在夺权的勾心斗角中，阿巴亥便注定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在皇太极等诸贝勒的胁迫下，她于努尔哈赤死后次日为汗夫“生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对乌拉那拉氏殉葬作如下记载：“……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略），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另有清代官书作如下记述：“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太祖高皇帝崩……十二日，太妃以身殉，

遂同时而敛。恭奉龙舆出宫，奉安粹宫于沈阳城中西北隅。”这便是清代官书对安葬阿巴亥的详细记载。

阿巴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丧夫之日就是自己的死亡之期，“生殉”虽然在女真社会并不稀奇，但却是有条件的。作为“生殉”的妻妾，首先必须是死者的发妻，其次是无幼子需要照顾，而且“生殉”者多为地位较低的妾。就是抛开阿巴亥总让汗王不悦这一点不提，其子多尔袞和多铎年龄尚幼，当时她又是地位最尊的大妃，生殉之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的头上。可事情的发展却总是出人意料，阿巴亥所具备的这些不能“生殉”

的条件，恰恰是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欲置她于死地的理由。原因是多尔袞、多铎年纪虽幼而无战功，但却拥有和兄长一样多的旗兵旗民、一样大的权力，加上阿巴亥位居大妃，无论谁继承汗位，都会受到她的牵



赫图阿拉汗王井

制且随时有被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皇太极诸王假借太祖有遗诏，逼她“生殉”，意欲除之而后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皇太极要报当年阿巴亥取代他的生母孟古姐姐成为大妃，自己十二岁就失宠的一箭之仇。

阿巴亥先是不从，因为太祖从病发动身去清河温泉疗养，到病情加重乘船顺太子河而下欲返回当时的都城沈阳，临终前只召见大妃阿巴亥前去迎接，是否向她托付了身后之事也未可知。而且两人在浑河是见了面的，阿巴亥是看着汗王咽的气，有没有遗诏，她心里最清楚。可此时的阿巴亥已失去了太祖努尔哈赤这座靠山，她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且多说无益。没有了靠山，她只是个空有名位而手无寸铁的女人，看来自己的大限已到。且依女真风俗，当殉者不容辞，若不从，时辰一到，族人可用武力将其扼死。万念俱灰的阿巴亥作出了服从的决定，在努尔哈赤驾崩的第二天早上，身着大妃盛装的阿巴亥，面对以皇太极为首的逼其“生殉”的诸王，说：我十二岁起就侍奉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了，我不忍心与先帝分离，愿相从于地下等等。

其实阿巴亥的心中始终有所牵挂，她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为努尔哈赤生下的三个儿子，因此她哀求诸王，在她死后善待她的三个儿子，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三十七岁的阿巴亥含怨自缢而死。值得一提的是，与大妃同时殉葬的还有当年讦告阿巴亥的庶妃阿济根和代音察，这两个当年“揭发有功”的女人，今日却与被告同一命运，面对皇太极随之即位的史实，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缘故，实在发人深思。

作为后金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阿巴亥的厄运在死后并未停止。大妃既然已经“生殉”，自然与太祖努尔哈赤同柩而葬。可清太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敬卜吉